

新 中 學 文 庫

明 淵 陶

梁 啓 超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著者 梁啓超  
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叢書

陶

淵



明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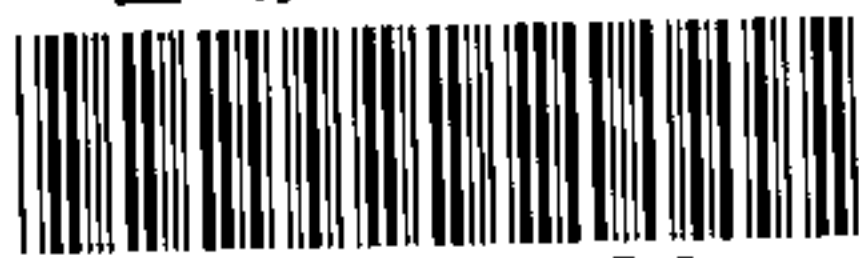




# 自序

欲治文學史，宜先刺取各時代代表之作者，察其時代背景與夫身世所經歷，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淵源及感受。吾夙有志於是，所從驚者衆，病未能也。客冬養痾家居，誦陶集自娛，輒成論陶一篇，陶年譜一篇，陶集考證一篇。更有陶集私定本，以吾所推證者重次其年月，其詩之有史蹟可稽者爲之解題。但未敢自信，僅將彼三篇布之云爾。論屈原一篇久寫成，中有欲改定者，且緩之。其覃及諸家，則視將來興之所至何如也。十二年四月一日，啓超記。

國家圖書館



001707629

# 陶淵明

## 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

一

批評文藝有兩個著眼點：一是時代心理，二是作者個性。古代作家能殼在作品中把他的個性活現出來的，屈原以後，我便數陶淵明。

漢朝的文學家——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之類，大抵以作「賦」著名。最傳誦的幾篇賦，都帶點子字書或類書的性質，很難在裏頭發見出什麼性靈。五言詩和樂府，雖然在漢時已經發生。但那些好的作品，大半不能得作者主名。李陵蘇武倡和詩之靠不住，固不消說。玉臺新詠裏頭所載枚乘傅毅各篇，文選便不記撰人名氏。可見現存的漢詩什有九和詩經的國風一樣，連撰人帶時代都



不甚分明。我們若貿貿然據後代選本所指派的人名，認定某首詩是某人所作，我覺得很危險。就令有幾首可以證實，然而片鱗單爪，也不能推定作者面目。所以兩漢四百年間文學界的個性作品，我雖不敢說是沒有；但我也敢說有那幾家我們確實可以推論。

詩的家數應該從「建安七子」以後論起。七子中曹子建王仲宣作品，比較的算最多。往後便數阮嗣宗陸士衡潘安仁陶淵明謝康樂顏延年鮑明遠謝玄暉……等。這些人都有很豐富的資料供我們研究。但我以為想研究出一位文學家的個性，卻要他作品中含有下列兩種條件：第一，要「不共」。怎樣叫做不共呢？要他的作品完全脫離摹仿的套調，不是能和別人共有。就這一點論，像「建安七子」就難看出各人個性，曹子植子建兄弟王仲宣阮元瑜彼此都差不多。（也許是我學力淺看不出他們的分別）我們讀了只能看出「七子的詩風」很難看出那一位的詩格。第二，要「真」。怎樣纔算真呢？要絕無一點矯揉彫飾，把作者的實感，赤裸裸地全盤表現。就這一點論，像潘陸鮑謝都太注重詞藻了，總不免有點像塗脂抹粉的佳人，把真面目藏去幾分。所以我覺得唐以前的詩人，真能把他的個性整個端出來和我們相接觸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澤兩個人，而陶尤爲甘



脆鮮明。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膽批評他。但我於批評之前尚須聲明一句：這位先生身分太高了，原來用不著我們恭維。從前批評的人也很多，我所說的未必有多少能出古人以外。至於對不對更不敢自信了。

## 二

陶淵明生於東晉咸安二年壬申，卒於宋元嘉四年丁卯。（西紀三七二——四二七）他的曾祖是歷史上有名的陶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在東晉各位名臣裏頭，算是氣魄最大品格最高的一個人。淵明命子詩頌揚他的功德，說道：『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陶侃有很烜赫的功名，這詩卻專崇拜他「功遂辭歸」這一點，可以見淵明少年志趣了。（命子詩是少作）他祖父和父親都做過太守。命子詩說他父親『寄跡風雲，寘茲愠喜。』想來也是一位胸襟很闊的人。他的外祖父孟嘉是陶侃女婿——他的外祖母也即他的祖姑。淵明曾替孟嘉作傳，說他『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我們讀這



篇傳。覺得孟嘉活是一個淵明小影。淵明父母兩系都有這種遺傳，可見他那高尚人格，是從先天得來了。——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家世。

東晉一代政治，常常有悍將搆亂；跟著也有名將定亂。所以向來政象雖不甚佳，也還保持水平線以上的地位。到淵明時代卻不同了。謝安謝玄一輩名臣相繼彫謝。淵明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間，都是會稽王司馬道子和他的兒子元顯柄國。很象清末慶親王奕劻和他兒子載振一般，招權納賄，弄得政界混濁不堪。各地擁兵將帥，互爭雄長。到淵明三十一歲時，桓玄把道子殺了，明年便篡位。跟著劉裕起兵討滅桓玄，像有點中興氣象。中間平南燕平姚秦，把百餘年間五胡蹂躪的山河，總算恢復一大半轉來。可惜劉裕做皇帝的心事太迫切，等不到完全成功，便引軍南歸，中原旋復陷沒。淵明五十歲那年，劉裕篡晉爲宋。過六年，淵明便死了。

淵明少年，母老家貧，想靠做官得點俸祿。當桓玄未篡位以前，曾做過劉牢之的參軍，約摸三年；和劉裕是同僚。到劉裕討滅桓玄之後，又曾做過劉敬宣的參軍，又做過彭澤令，首尾僅一年多。從此便浩然歸去，終身不仕。有名的歸去來辭，便是那年所作。其時淵明不過三十四歲。蕭統作淵明傳謂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無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其實淵明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混濁，不屑與那些熱官爲伍，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隆與不隆。若說專對劉裕嗎？淵明辭官那年，正是劉裕撥亂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見得他不能學陶侃之功遂辭歸，便料定他二十年後會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賦的序文說道：『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淵明最痛心的事。他縱然沒有力量移風易俗，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喪掉。這是淵明棄官最主要的動機；從他的詩文中到處都看得出來。若說所爭在什麼姓司馬的姓劉的，未免把他看小了。——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時代。

北襟江，東南吸鄱陽湖。有『以雲爲衣』『萬古青濛濛』的五老峯；有『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的香爐瀑布。到處溪聲，像賣弄他的「廣長舌」；無日無夜，幾千年在那裏說法。丹的黃的紫的綠的……雜花，四時不斷，像各各抖擻精神替山容打扮。清脆美麗的小鳥兒，這裏一羣，那裏一隊，成天價合奏音樂，卻看不見他們的歌舞劇場在何處。呵！呵！這便是——一千多年來詩人謳歌的天國——廬山了。山麓的西南角——離歸宗寺約摸二十多里，一路上都是『溝塍刻鏤，原隰龍鱗，五穀



垂穎，桑麻鋪棗，』三里五里一個小村莊，那莊家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早出晚歸做他的工作，像十分感覺人生的甜美。中間有一道溫泉，泉邊的草，像是有人天天梳剪他，蔥蒨整齊得可愛。那便是栗里——便是南村了。再過十來里，便是柴桑口。是那『雄姿英發』的周郎談笑破曹的策源地，也卽絕代佳人陶淵明先生生長、釣游、永藏的地方了。我們國裏頭四川和江西兩省，向來是產生大文學家的所在。陶淵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學第一個人——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鄉土。

三國兩晉以來之思想界，因爲兩漢經生破碎支離的反動，加以時世喪亂的影響，發生所謂談玄學風，要從易經老莊裏頭找出一種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有點奇怪，一面極端的悲觀，一面從悲觀裏頭找快樂，我替他起一個名叫做「厭世的樂天主義」。這種人生觀披折到根柢到底有無好處，另是一個問題。但當時應用這種人生觀的人，很給社會些不好影響，因爲萬事看破了，實際上仍找不出個安心立命所在，十有九便趨於頹廢墮落一途。兩晉社會風尚之壞，未始不由此。同時另外有一種思潮從外國輸入的，便是佛教。佛教雖說漢末已經傳到中國，但認真研究教理組成系統，實自鳩摩羅什以後。羅什到中國，正當淵明辭官歸田那一年。（晉義熙元年苻秦光始五年）同時有一



位大師慧遠在廬山的東林結社說法三十多年。東林與淵明住的栗里，相隔不過二十多里。淵明和慧遠方外至交，常常來往。淵明本是儒家出身，律已甚嚴。從不肯有一毫苟且卑鄙放蕩的舉動。一面卻又受了當時玄學和慧遠一班佛教徒的影響，形成他自己獨得的人生見解，在他文學作品中充分表現出來——以上說的是陶淵明那時的時代思潮。

### 三

陶淵明之沖遠高潔，盡人皆知。他的文學最大價值也在此。這一點容在下文詳論。但我們想觀出淵明整個人格，我以為有三點應先行特別注意：

第一須知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他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詩雜

又說：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古擬



這些詩都是寫自己少年心事，可見他本來意氣飛揚不可一世。中年以後，漸漸看得這惡社會沒有他施展的餘地了。他發出很感慨的悲音道：

『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感。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詩雜

直到晚年，這點氣概也並不衰減。在極閑適的詩境中，常常露出些奇情壯思來，如讀山海經十三首裏說道：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

又說：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同上

讀山海經是集中最浪漫的作品，所以不知不覺把他的「潛在意識」衝動出來了。又如擬古九首裏頭的一首：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其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又如詠荆軻那首：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饑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他所崇拜的是田疇、荆軻一流人，可以見他的性格是那一種路數了。朱晦庵說：『陶卻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此語真能道著癢處。要之淵明是極熱血的人，若把他看成冷面厭世一派，那便大錯了。

第二須知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讀集中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與子儼等疏，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間的情愛熱烈到什麼地步。因為文長，這裏不全引了。



他對於朋友的情愛，又真率，又穩摯。如移居篇寫的：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一種親厚甜美的情意，讀起來真活現紙上。他那『閑暇輒相思』的情緒，有停雲一首寫得最好。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弗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接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這些詩真算得溫柔敦厚情深文明了。

集中送別之作不甚多。內中如答龐參軍的結句：『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只是很平淡的四句，讀去覺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還情深哩。



集中寫男女情愛的詩，一首也沒有，因為他實在沒有這種事實。但他卻不是不能寫。閑情賦裏頭，願在衣而爲領……『底下一連疊十句『願在……而爲……』熨貼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豔句，也很少比得上。因為他心苗上本來有極溫潤的情緒，所以要說便說得出。

宋以後批評陶詩的人，最恭維他『恥事二姓，』幾乎首首都都是倦念故君之作。這種論調，我們是最不贊成的。但以那麼高節那麼多情的陶淵明，看不上那一欺人孤兒寡婦取天下」的新主，對於已覆滅的舊朝不勝眷戀，自然是情理內的事。依我看：擬古九首，確是易代後傷時感事之作。內中兩首：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這些詩都是從深痛幽怨發出來。個個字帶著淚痕，和祭妹文一樣的情操。顧亭林批評他道：『淡然



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這話真能道出淵明真際了。

\* \* \* \* \*

第三須知他是一位極嚴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他對於身心修養，常常用功，不肯放鬆自己。集中有榮木一篇，自序云：『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那詩分四章，末兩章云：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這首詩從詞句上看來，當然是四十歲以後所作。又飲酒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竟無成。』雜詩『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也是同一口吻。淵明得壽僅五十六歲，這些詩都是晚年作品。你看他進德的念頭，何等懇切，何等勇猛。許多有暮氣的少年，真該愧死了。

他雖生長在玄學佛學霧圍中，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都在儒學飲酒篇末章云：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當時那些談玄人物，滿嘴裏清靜無爲，滿腔裏聲色貨利。淵明對於這班人，最是痛心疾首。叫他們做『狂馳子』，說他們『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簡單說，就是可憐他們整天價說的話絲毫受用不著。他有一首詩，對於當時那種病態的思想表示懷疑態度。說道：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嗤。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擬古）

這首詩和屈原的卜居用意差不多。只是表明自己有己的見解，不願意隨人轉移。他又說：『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者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

從黃綺』（飲酒）



這是對於當時那些「借曠達出鋒頭」的人施行總彈劾。他們是非雷同，說的天花亂墜；在淵明眼中，只算是「俗中愚」罷了。淵明自己怎麼樣呢？他只是平平實實將儒家話身體力行。他說：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又說：

『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他一生品格立脚點，大略近於孟子所說『有所不爲』『不屑不潔』的狷者。到後來操養純熟，便從這裏頭發現出人生真趣味來，若把他當作何晏王衍那一派放達名士看待，又大錯了。

以上三項，都是陶淵明全人格中潛伏的特性。先要看出這個，纔知道他外表特性的來歷。

#### 四

淵明一世的生活，真算得最單調的了。老實說，他不過廬山底下一位赤貧的農民，耕田便是他唯一的事業。他這種生活，雖是從少年已定下志趣，但中間也還經過一兩回波折。因為他實在窮得



可憐，所以也會轉念頭想做官混飯喫。但這種勾當，和他那『不屑不潔』的脾氣，到底不能相容。他精神上很經過一番交戰，結果覺得做官混飯喫的苦痛，比捱餓的苦痛還厲害，他纔決然棄彼取此。有名的歸去來兮辭序，便是這段事實和這番心理的自白。其全文如下：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潤，故便求之。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這篇小文，雖極簡單極平淡，卻是淵明全人格最忠實的表現。蘇東坡批評他道：『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這話對極了。古今名士，多半眼巴巴釘著富貴利祿，卻扭扭捏捏說不願意幹。論語說的『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這種醜態最爲可厭。再者，丟了官不做，也不算什



麼稀奇的事，被那些名士自己標榜起來，說如何如何的清高，實在適形其鄙。二千年來文學的價值，被這類人的鬼話糟塌盡了。淵明這篇文，把他求官棄官的事實始末和動機赤裸裸照寫出來，一毫掩飾也沒有，這樣的人，纔是「真人」；這樣的文藝，纔是「真文藝」。後人硬要說他什麼「忠愛」什麼「見幾」什麼「有託而逃」，卻把妙文變成「司空城旦書」了。

乙巳年之棄官歸田，確是淵明全生涯中之一個大轉捩。從前他的生活，還在漂搖不定中，到這會纔算定了。但這個「定」字，實屬不易，他是經過一番精神生活的大奮鬥纔換得來。他說：「悵然隸慨，深愧平生之志。」歸去來辭本文中又說：「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可見他當做官的時候，實感覺無限痛苦。他當頭一回出佐軍幕時做的詩，說道：「望雲慚高鳥，臨水媿游魚。」到晚年追述舊事的詩，也說道：「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卷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就常人眼光看來，做官也不是什麼對不住人的事，有什麼可慚可愧可恥可悲呀？呵！大文學家真文學家和我們不同的就在這一點。他的神經極銳敏，別人不感覺的苦痛，他會感覺；他的情緒極熱烈，別人受苦痛攔得住，他卻攔不住。淵明在官場裏混那幾年，像一



位『一生兒愛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強逼著去倚門賣笑。那種慙恥悲痛，真是深刻入骨。一直到擺脫過後，纔算得著精神上解放了。所以他說：『覺今是而昨非。』

何以見得他的生活是從奮鬥得來呢？因為他物質上的境遇，真是難堪到十二分；他卻能始終抵抗，沒有一毫退屈。他集中屢屢實寫飢寒狀況。如雜詩云：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政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

有會而作篇的序文云：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詩云：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怨詩楚調篇云：



『……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鷄鳴，及晨願鳥遷。』按此二語，言夜則願速及旦，旦則願速及夜，皆極寫日子之難過。……』

尋常詩人，歎老嗟卑，無病呻吟，許多自己發牢騷的話，大半言過其實，我們是不敢輕信的。但對於陶淵明不能不信，因為他是一位最真的人，我們從他全部作品中可以保證，他真是窮到徹骨，常常沒有飯吃。那乞食篇說的：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知余意，投贈副虛期。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卮。情欣新知歡，興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媿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乞食乞得一頓飯，感激到他『冥報相貽』的話，你想這種情況，可憐到什麼程度！但他的飯肯胡亂吃嗎？他決不肯。本傳記他一段故事道：『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他並不是好出主角的人，待人也很有和易，但他對於不願意見的人，不願意做的事，寧可餓死，也不肯絲毫遷就。孔子說的『志士不忘在溝壑。』他一生做人的立



脚，全在這一點。飲酒篇中一章云：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一縑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這些話和屈原的卜居漁父一樣心事。不過屈原的骨鯁顯在外面，他卻藏在裏頭罷了。

## 五

檀道濟說他『奈何自苦如此。』他到底苦不苦呢？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他最能領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覺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以看得出來。如讀山海經十三首的第一首：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門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



宙，不樂復何如。」

如和郭主簿二首的第一首：

「靄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如飲酒二十首的第五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如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

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須當紀，力耕不吾欺。」

如飲酒的第十三首：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咄咄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集中像這類的詩很多。雖寫窮愁，也含有翛然自得的氣象。他臨終時給他兒子們的遺囑——與子儼等疏，內中有一段寫自己的心境。說道：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讀這些作品，便可以見出此老胸中，沒有一時不是活潑潑地。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微笑。他無論肉體上有多大苦痛，這位伴侶都能給他安慰。因爲他抓定了這位伴侶，所以在他周圍的人事，也都變成微笑了。他說：「卽事多所欣。」據我們想來，他終日所接觸的，果然全是可欣的資料。因爲這樣，所以什麼飢寒咧，在他全部生活上，便成了很小的問題。擬古九首的第五首云：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到歲寒。』

「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這兩句話，可算得他老先生自畫「行樂圖」。我們可以想像出一位冷若冰霜，艷如桃李的絕代佳人。你說他像當時那一派「放浪形骸之外」的名士嗎？那卻是大大不然。他的快樂不是從安逸得來，完全從勤勞得來。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篇云：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執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夕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不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千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近人提倡「勞作神聖」，像陶淵明纔配說懂得勞作神聖的真意義哩。『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千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兩句話，真可爲最合理的生活之準鵠。曾文正說：『勤勞而後休息，一樂也。』淵明一生快樂，都是從



勤勞後的休息得來。

淵明是「農村美」的化身，所以他寫農村生活，真是入妙如：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歸田園居）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同上）

「……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同上）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懷古田舍）

「……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鷄。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下潁田舍穫稻）

後來詩家描寫田舍生活的也不少。但多半像鄉下人說城市事，總說不到實際生活。總要實踐的纔算。處尊處優的士大夫，說什麼田家風味，配嗎？淵明只把他的實歷實感寫出來，便成爲最親切有味。



之文。

淵明有他理想的社會組織，在桃花源記和詩裏頭表現出來。記云：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詩云：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寢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憇。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縱隱五百，一朝敝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這篇記可以說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說，在文學史上算是極有價值的創作。這一點讓我論小說沿革時再詳細說他。至於這篇文的內容，我想起他一箇名叫做東方的 Utopia（烏託邦）所描寫的。是一箇極自由極平等之愛的社會。荀子所謂『美善相樂』，惟此足以當之。桃源，後世竟變成縣名。小說力量之大，也無出其右了。後人或拿來附會神仙，或討論他的地方年代，真是癡人前說不得夢。

## 六

淵明何以能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藝？一定有他整箇的人生觀在背後。他的人生觀是什麼？



呢？可以拿兩箇字包括他：「自然。」他替他外祖孟嘉做傳說道：

『……又問（桓溫問孟嘉）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晉故征西大將

軍長史孟府君傳）

歸田園居詩云：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歸去來辭序云：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

他並不是因為隱逸高尚有什麼好處纔如此做，只是順著自己本性的自然。「自然」是他理想的天然。凡有絲毫矯揉造作，都認作自然之敵，絕對排除。他做人很下堅苦功夫，目的不外保全他的「自然」。他的文藝只是「自然」的體現，所以「容華不御」恰好和「自然之美」同化。後人用『斲彫爲朴』的手段去學他，真可謂『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了。

愛自然的結果，當然愛自由。淵明一生都是爲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奮鬥的什麼？

歸去來辭說：『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又說：『以心爲形役；』他覺得做別人奴隸，回避還容易；自己甘心做自己的奴隸，便永遠不能解放了。他看清楚耳目口腹……等等，絕對不是自己，犯不著拿自己去遷就他們。他有一首詩直寫這種懷抱云：

『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因爲『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所以『求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他並不是對於物質生活有意尅減，他實在覺得那類生活，便豐贍也用不著。宋鉞說：『人之情欲寡而皆以爲己之情欲多，過也。』淵明正參透這箇道理，所以極刻苦的物質生活，他卻認爲『復歸於自然。』他對於那些專務物質生活的人有兩句詩批評他們道：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飲酒）

這兩句名句，可以抵七千卷的大藏經了。

集中有形影神三首。第一首形贈影，第二首影答形，第三首神釋。這三首詩正寫他自己的



觀。那神釋篇的末句云：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雜詩裏頭亦說：

『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

歸去來辭末句亦說：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就佛家眼光看來，這種論調，全屬斷見，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觀。但淵明卻已穀自己受用了。他靠這種人生觀，一生能穀『酣飲賦詩以樂其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一直到臨死時候，還是翛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幾篇自祭自挽的妙文。那自挽詩云：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日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



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自祭文云：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疏，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蒼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歿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



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以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這三首詩一篇文，絕不是像尋常名士平居遊戲故作達語的。確是臨死時候所作，因為所記年月，有傳記可以互證。古來忠臣烈士慷慨就死時幾句簡單的絕命詩詞，雖然常有。若文學家臨死留下很有理趣的作品，除淵明外像沒有第二位哩。我想把文中『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十六箇字，作為淵明先生人格的總贊。

## 陶淵明年譜

秋冬間講學白下，積劬嬰疾，醫者力戒靜攝。寧家後便屏百慮，讀陶集自娛。偶鈎稽其作品年月，而前人所說，皆不能愜吾意。蓋以吾所推定，陶公卒年僅五十六，而舊史舊譜皆云六十三。緣此一誤，他皆誤矣。遂發憤自撰此譜，三日而成。成後，檢篋中故書，得舊譜數種，復以兩日校改之爲斯本。號稱養病，亦頗以鏤刻愁肝腎矣。壬戌臘不盡五日，即民國十二年二月十日，啓超自記於天津之飲冰室。

陶傳資料，最古者爲顏延之所撰陶徵士誄。蓋陶公初卒時所作。見文選。本集亦附載，而詞句頗有不同。次則沈約宋書隱逸傳。陶公卒後二十餘年作也。次則梁昭明太子蕭統所撰陶淵明傳。次則李延壽南史隱逸傳。次則唐太宗勅撰晉書隱逸傳。皆襲宋書小有詳略而已。宋有李燾撰靖節新傳三卷。今佚。有吳仁傑撰靖節先生年譜。今存。陳振孫書錄解題言蜀人張縝爲吳譜作辨證。今佚。惟李公煥陶集箋注雜引數條而已。有王質著紹陶錄，中有栗里年譜。今存。而李公煥注所引年譜文，又有爲此二譜所無者；不知誰作也。清道光間，山陽丁儉卿晏箸陶靖節年譜。僅對王譜有所糾正，似未見



吳譜也。安化陶文毅公澍著靖節先生年譜考異二卷。備列兩舊譜而加以考證，至博瞻矣。吾初造此譜時，僅因讀李箋有所感觸，並未見諸譜，且不知有其書。屬稿中，姪兒廷燦次第檢出諸本資參考，得益蓋不少。然於所不謂然者終不敢苟同也。編中徵引諸家，其略號如下：

- 顏延之陶徵士誄……………顏誄
- 宋書本傳……………宋傳
- 昭明太子陶淵明傳……………昭明傳
- 南史本傳……………南傳
- 晉書本傳……………晉傳
- 吳仁傑靖節先生年譜……………吳譜
- 張縝年譜辯證……………張辨
- 王質栗里年譜……………王譜
- 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李箋

丁晏陶靖節年譜………丁 譜

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陶 考

\* \* \* \* \*

先生名淵明。一名潛。字元亮。

晉傳云：『陶潛，字元亮。』南傳云：『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惟昭明傳則云：『陶淵明

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吾儕向來識想所習，皆以淵明為先生字。惟據集中祭程氏妹文云：『淵

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祭文不應自稱字也。又孟府君傳云：『淵明從父太常夔……』又云：『淵

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孟府君即孟嘉。實先生之外王父。先生此文，誦述其從父及其母，張辨謂：

『義必以名自見，豈得稱字。』諒矣。由此言之，淵明必先生名無疑。故顏誅直書為：『有晉徵士潯陽

陶淵明』也。然則潛之名從何來？李箋引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非此

吳王兩 然古者『君子已孤不更名』。謂先生晚年改名，殆不近理。考先生五子儼、俟、份、佚、佟，而責子

詩則舉其小名曰舒、宣、雍、端、通。是先生諸子，皆有兩名也。先生蓋亦爾爾，淵明其名，而潛其小名歟？



潯陽柴桑人也。

晉書陶侃傳：『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先生爲潯陽人，自此始。

陶氏得姓，蓋出唐堯。漢有功臣侯者陶舍，丞相陶青，皆先生遠祖。

命子篇云：『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函人在丘。逸虬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余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疊疊丞相，允迪前蹤。』愍侯者，陶舍。以左司馬從漢高祖破代，封開封侯也。丞相者，陶青。以漢孝景二年爲丞相也。

曾祖侃。晉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晉書有傳。

宋傳云：『曾祖侃，晉大司馬。』晉傳云：『大司馬侃之曾孫也。』顏誅云：『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卽謂先生以侃胤孫爲當時望族也。命子篇云：『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窳。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



心，而近可得。』此先生述祖德以命其子而誦侃之美也。集中有贈長沙公一首。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按晉書：『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此長沙公蓋卽延壽，於先生爲從子。故詩云：『伊余云邁，在長忘同』也。閣若璩不認先生系出陶侃；其子詠祖述之。謂此文『祖同出大司馬』大字爲右字之訛；右司馬卽陶舍。錢大昕作讀淵明詩跋，痛闕其說。陶考將全文採入。今不具引。

祖茂。武昌太守。

命子篇云：『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晉傳云：『祖茂。武昌太守。』此文『惠和

千里』卽指爲太守事。其云『直方二臺』則亦嘗曾任京秩也。侃子十七人。茂晉書無傳。李箋

麟家譜言：『先生祖名岱。恐不足信。陶考有詳辨。』

父某。

命子篇云：『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寘茲愠喜。』先生父名無考。此云『寄迹風雲』知必嘗仕宦。李箋云：『父姿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載。』不知何所本。據集中詩文，不見先生有兄弟也。姿



城亦不見地志。

母孟氏。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第四女。

集中有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是先生之外王母，亦即其祖姑。其父母中表爲婚也。孟府君傳敘嘉之爲人云：『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

按侃之德業，世所熟知。先生述德，獨誦美其『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可見其高尚沖穆之趣，得諸遺傳者深遠矣。其父則『淡焉虛止，寘茲愠喜；』其外王父則如傳中所云云。故知先生之人格有所受之也。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西紀三  
七二先生生。

各書無紀先生生年者。顏誅亦不記卒時得年幾何。宋傳云：『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昭明傳晉傳皆襲其文。準此追溯，則先生宜生於興寧三年乙丑。余鈎稽全集，知先生得年僅五十有六。宋傳誤也。集中自述年紀之語句，凡十二處。今悉舉之如下：依現行本集各  
篇先後爲次

(一)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歸田園居

(二) 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辛酉正月五日游斜川

(三) 僂俛六九四五十年。怨詩楚調

(四) 弱冠<sup>二</sup>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同上

(五) 僂俛四十年。連雨獨飲

(六)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七) 總髮抱孤念，奄出四九六三十年。戊申歲六月申遇火

(八) 行行向不惑，<sup>四</sup>淹留自無成。酒飲

(九) 是時向立年，<sup>三</sup>志意多所恥。同上

(十) 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雜詩

(十一) 吾年過五十。與子儼等疏

(十二) 我年二六<sup>二十</sup>爾纔九齡。祭程氏文



以上資料，雖未云備；然先生經歷年所，已略可考見。足證先生壽必不及六十，而卒年確爲五十六也。先生自十二歲至五十四歲之事蹟，既屢見於詩文中。若壽過六十，不應無一字道及。若謂先生札，則殊不然。挽歌及自祭文，皆屬續時所作也。說見下。此其一。與子儼等疏，翫詞意當是遺囑，而僅云：『吾年過五十』此其二。挽歌云：『早終非命促。』若壽六十三，不得言早終。先生爲其外祖孟嘉作傳。傳文云：『年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是以僅過五十爲短命也。其對於自己，則達觀，言雖早終而非命促爾。此其三。游斜川一詩，序中明記『辛酉正月五日』；又云：『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而其詩發端一句爲『開歲倏五十』則辛酉歲先生行年五十，當極可信憑。此其四。此詩俗本有訛字，故生異論。辨詳本條。『閑居二十載』之詩，題中標明『辛丑歲七月。』與辛酉之五十正合。此其五。『奄出四九年』之詩，題中標明『戊申歲六月。』時先生年正三十七。此其六。先生作令彭澤旋復棄官，實義熙元年乙巳事。年月具見歸去來兮序。時先生年三十四也。飲酒詩『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卽敘此事。若先生得年六十三，則彼時已逾四十，不應云『立年。』此其七。顏誅云：『年在中身，疾唯疢疾。』此用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語，謂五十也。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此其八。吾據以上八事，推定先

生得年五十六。先生既卒於元嘉四年丁卯，則追溯生年當在咸安二年壬申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先生二歲。

是年桓溫卒。

二年甲戌。先生三歲。程氏妹生。

祭程氏妹文云：『我年二六，爾纔九齡。』集中不及昆弟，似先生同懷只此一妹也。

三年乙亥。先生四歲。

太元元年丙子。先生五歲。

二年丁丑。先生六歲。

三年戊寅。先生七歲。

四年己卯。先生八歲。

五年庚辰。先生九歲。

六年辛巳。先生十歲。



七年壬午。先生十一歲。

八年癸未。先生十二歲。喪父(?)

先生以是年丁憂，明見於祭程氏妹文。其辭曰：『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尙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據此文則是喪母也。然顏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顏延之與先生交舊，語當可信。此兩文不能相容，必有一為傳寫之誤。非顏誄父誤母，則祭文考誤妣矣。按命子篇稱其父曰「仁考」，是長子儼生時，先生父已沒。又庚子歲從都還篇云：『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是先生二十九歲時母其猶存。然則祭文妣字必誤也。殆原作「慈考」，俗子傳鈔，以慈當屬妣，故妄改耶？湯注以慈妣為庶母，引祭從弟敬遠文「相及髻並罹偏咎」語，謂「八歲為齠」疑先生丁憂在彼年。不知彼文言已與敬遠年齒相及，幼年皆罹偏咎耳。先生蓋長敬遠數歲。十二年正屬髻年，敬遠正向齠耶。

九年甲申。先生十三歲。

十年乙酉。先生十四歲。

是年謝安卒。

十一年丙戌。先生十五歲。

十二年丁亥。先生十六歲。

十三年戊子。先生十七歲。

十四年己丑。先生十八歲。

雜詩云：『昔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先生少年氣象。

十五年庚寅。先生十九歲。長子儼生。（？）

先生有五子。其年歲差次，見責子篇。其諸子不同母。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

兄弟之義……他人尙爾，况同父之人哉？』是其證也。然先生又有妻無妾。顏誅中『居無僕妾』

一語可證。先生早年喪耦有繼室。詳次條。然則至少亦應有一子爲元配夫人出者。今假定本年爲長

子儼生年。

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歲。喪妻。（？）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湯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娶翟氏。』



先生甫結婚卽喪耦，當是事實。其年當在二十左右也。王譜解喪偏爲失妾，非也。顏誅明云：「居無僕妾。」吳譜謂三十喪偶，亦杜撰。

昭明傳云：「淵明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南傳云：「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先生既曾喪耦，則翟氏自當是繼室。晉書隱逸傳有翟湯，湯子莊，莊子矯，矯子法賜，世有隱行，亦潯陽人。翟夫人當出其族。

先生續娶年歲無考。然長子儼比次子俟僅蚤生兩歲，則續娶或卽在喪耦之年。

翟夫人似亦先先生卒。故與子儼等疏云：「但恨室無萊婦。」

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一歲。次子俟生。（？）

命子篇所命者爲長子儼。當作於是年。篇中云：「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用論語三年免懷語意。言「漸免」則未滿三歲也。詩蓋作於次子未生以前。故有「三千之罪無後爲急」語。

儼十六時，俟年十四，故假定俟生於是年。

自本年至元興元年凡十一年間，皆會稽王道子及其世子元顯柄國，晉政日亂。

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二歲。三子份四子佚生。(?)

份佚同歲。先生既無姬妾，當是學生耶？

顏誅云：『初辭州府三命。』昭明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其年月無可考。吳譜於本年下云：『是歲爲江州祭酒。』湯注於赴假還江陵詩下亦云：『癸巳爲州祭酒。』彼等皆以癸巳年先生二十九歲，又以先生其年初出仕，故附會爲此說耳。吾儕若採謹嚴態度，只能謂州府辟命爲作鎮軍參軍以前事，其年則當闕疑也。

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三歲。

二十年乙未。先生二十四歲。

二十一年丙申。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孝武帝見弑。

桃花源記及詩，不知作於何年。但發端稱『晉太原中』，或是隆安前後所作？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先生二十六歲。



二年戊戌。先生二十七歲。爲鎮軍參軍。(?)五子修生。(?)

本集卷三第一首爲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第二首爲庚子歲從都還。先生作鎮軍參軍在庚子前，略可推定。惟究屬何年，所參之軍，其主將爲何人，皆吾儕所欲亟知也。考淵明時代曾任鎮軍將軍者，前有太元六年之郤愔，後有元興三年之劉裕。太元六年，先生僅十歲，不成問題。文選本詩下李善注云：『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事。』是以先生所參卽劉裕幕也。然元興三年，先生實參劉敬宣之建威將軍幕。見而庚子辛丑間先生在鎮軍幕時，劉裕亦僅官參軍。則此鎮軍非裕甚明。文獻通考云：「劉裕起兵討桓玄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此沿文選李注之誤也。然則究爲誰耶？詩題言『經曲阿』，吳譜云：『曲阿今丹陽縣也。』始就幕職而經丹陽，則軍府宜在京口。(卽鎮江)當時所謂「北府」也。考其時鎮京口者，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爲王恭；自戊戌九月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爲劉牢之。先生庚子辛丑兩年皆在鎮軍幕，則主將必牢之無疑。其後甲辰乙巳間復參劉敬宣建威幕。敬宣卽牢之子，於先生爲世交也。時劉裕亦爲牢之參軍，蓋與先生同僚。然則何以解於鎮軍之名？考是時牢之軍號，爲鎮北將軍，鎮軍或鎮北之譌耳。以本集各本訛誤之



多，蓋不足異也。書成後乃見陶澍年譜考異，謂：『先生所參爲劉牢之軍，與吾說合。爲之狂喜。陶考對於鎮軍之解釋，謂：『考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軍，左右前後四軍爲鎮衛軍。劉牢之爲前將軍，正鎮衛軍。即省文曰鎮軍，亦奚不可？』云云。亦足備一說也。

牢之以本年九月開府京口。先生入幕，非在本年卽在明年。飲酒篇云：『……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時方二十七八歲，故曰向立年也。若從舊譜，則時已三十三四矣。諸家亦知其不可通，故強指州祭酒爲投耒學仕，謂事在癸巳年而先生方二十九。殊不知顏誅明言『州府二命不就』，先生蓋未嘗就州職也。本詩言「始作」，正謂始仕耳。詩云『時來苟宜從集作冥。此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疏。』當時先生蓋有用世之志也。

三年己亥。先生二十八歲。在軍幕。

飲酒篇云：『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悠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案本年十一月，海賊孫恩陷會稽。劉牢之率衆東討，時劉裕爲牢之參軍，立功最多。先生之馳驅海隅，衝冒風波，蓋在牢之軍中也。牢之擁兵北府，炙手可熱，然其人反覆。先生或逆料其將敗而亟思自拔，故後二年遂乞假歸。詩所謂『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也。



四年庚子。先生二十九歲。在軍幕。

集中紀年詩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詩中言「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言「歸子念前途；」言「久遊戀所生；」皆遊子久客思親之作。言「凱風負我心，」則用「母氏劬勞」意，知所侍溫顏必爲母也。「友于」云云當指其妹或其從弟。

集中詩題標甲子者凡九首。此其第一首也。南傳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按集中詩題，無一題年號者。其題甲子之九首，在義熙前者八首。南傳云云，嚮壁附會，空疏可笑。前人多已辯正，今不廣引。

五年辛丑。先生三十歲。是年七月，從軍幕乞假歸家。其冬，喪母。

集中紀年詩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一首，發端云：「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蓋是年正三十歲也。辛酉年先生五十歲，既有詩題及詩句爲證，實爲無上權威之資料。而逆溯至辛丑，正三十歲，則此句亦一極有力資料矣。後世注釋家泥視「閑居」二字，必謂此詩爲辭官後三十年所作。若辛丑年先生已辭官三十載，然則先生之生當在永和前矣，有是理耶？



庚子年詩有『欣侍溫顏』語；乙巳賦歸去來辭，僅言『稚子候門』；以後詩中亦不復見言侍養事。則先生丁艱，必當在此數年中。然則何年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所謂『重罹天罰』者，對上文『慈妣早世』言，若妣爲考之譌，則此文所述爲喪母也。江陵，其地也；冬月，其時也。蓋七月赴假還江陵，不數月遂遭大故也。知必爲本年而非次年者，先生以元興三年甲辰應辟爲建威參軍；若次年壬寅冬月丁憂，則服未闋，不容出仕也。詩題於江陵言還；喪母時亦在江陵。似先生當時僑居江陵也。說詳下。

元興元年壬寅。先生三十一歲。在江陵。（？）

二年癸卯。先生三十二歲。自江陵還柴桑。（？）

集中紀年詩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前者蓋在江陵懷柴桑之作。故云『耕者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後者則歸柴桑故居後，與敬遠相聚。故云『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



還舊居一首，歸園田居六首，似皆本年作。還舊居篇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愴惻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似先生投耒學仕後，卽未嘗履此舊居，故不勝今昔之感。先生戊戌始作參軍，是年歸，首尾六載也。然則庚子辛丑兩年不嘗兩次歸家耶？欲解此問題，當釋「上京」二字。李箋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朱子語錄云：『廬山有淵明古跡處曰上京。』果爾，則此上京卽舊居，與柴桑栗里相去咫尺，亦卽庚子年『侍溫顏見友于』之地也。細繹全集，未見有六年不還家之痕跡。蓋州祭酒主簿旣不就；戊戌作參軍，庚子卽歸省；後此乙巳一出，不終歲而歸，何處得此六年耶？竊意廬山中有上京云云，皆後人因本詩而附會。合前後各詩讀之，上京宜指江陵。故辛丑歸省之作，題云『還江陵』而祭妹文敘丁憂事，亦言『昔在江陵』也。至江陵何以名上京，則百思不得其解。嗣讀陶注於上京句下引毛氏綠君亭本云：『一作上荆』乃知先生家於荊州卽江陵者六年，卽前詩所謂『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也。集作南荆此從文選。荆名上者以其在上游，猶言西京云爾。殆先生當參鎮軍幕時，卽僑居彼地。喪母後思歸故鄉，故癸卯春有懷古田舍之作，不久遂還舊居，與從弟敬遠晤也。然



則此詩作於本年無疑矣。於此復有一問題：作參軍何故移家江陵耶？此不可解。然則所謂力以搜剔資料矣。

歸園田居當亦同時作。故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時先生正三十一二歲也。舊譜多以此數詩爲乙巳年從彭澤棄官歸後作。然彼年自出山至解組，前後不過一歲。篇中『久去山澤遊』云云，皆久客新歸語，情景不合也。是年桓玄篡位。

三年甲辰。先生三十三歲。起服爲建威參軍。

是年劉裕起兵誅桓玄。

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先生參其軍事。

義熙元年乙巳。先生三十四歲。上半年在軍幕，曾奉使入都。八月，補彭澤令。十一月，自免歸。自此不復仕。是年，程氏妹卒。

先生既應劉敬宣之辟，春間凡一度奉使適金陵。集中詩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經錢溪一首。發端云：『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蓋自庚子年後，足跡不履長江下游者五年矣。又云：『一



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蓋甫出已有歸志也。』

歸去來兮辭序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

余爲長吏，案：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案：指爲參諸侯以惠愛爲德。案：彼時邑

授。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爲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可以爲潤，本

爲酒。作秫可以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

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

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此文自述得官去官之經過及動機，乃至年月日具詳。最可寶之史料也。欲求則求，欲去則去，將心

事率直寫出，最足表現先生人格。『質性自然……深愧平生之志』云云，實徹底覺悟之自白也。

其去官動機，昭明傳云：『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日：我豈能爲五斗米折

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與此文因妹喪去官頗有出入。當以此文自述者爲近真。

昭明傳又云：『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之稱。案：斷僕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



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案：與子書，文雖簡短，藹然仁者之言。可見先生博愛襟抱之一斑也。

舊譜依宋傳「年六十三」一語，皆推定先生是年四十一歲。今案：飲酒篇第十九首云：「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此總敘少年出仕及棄官事，而云「向立年」，則明是三十歲前後也。乙巳棄官時，雖已過三十，皆投耒學仕時，故曰向立年。若賦歸去在四十後，則彼文不可通。

二年丙午。先生三十五歲。

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儼已二八，一作十懶惰固無匹。阿宣俟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修垂九齡，但念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案：此詩作於長子儼十六歲時，諸子小名及年歲具列，絕佳史料也。惜不得著作年月。但先生二十歲喪偶，而諸子不同母。據與子儼等疏。假定儼（阿舒）為元配出，其生應在先生



二十歲以前。故可推定本詩爲此一兩年內作品也。歸去來兮辭序言：『幼稚盈室，』知先生爲彭澤令時已有多子矣。

先生髮白蓋甚早。命子篇已有『顧慙華髮』語，計其時甫逾二十耳。晉傳言先生『抱羸疾，』想然。集中言白髮者甚多，不必皆晚年作也。

三年丁未。先生三十六歲。

祭程氏妹文云：『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先生喪妹，在乙巳，於茲兩年，故云『服制再周。』

四年戊申。先生三十七歲。

集中紀年詩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中有『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語。似是年已逾四十。然則與辛丑三十辛酉五十諸文相矛盾矣，竊謂此「十」字乃「九」字之譌。集中稱十二爲「二六」，十五爲「三五」，五十四爲「六九」，所在多有。此文亦以「四九」代三十六耳。『奄出四九年，』謂剛過三十六歲也。譌作「十一」者，或由刊損，或由傳鈔臆改耶？

五年己酉。先生三十八歲。

集中紀年詩有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

移居二詩，不知何年作。李箋云：『靖節舊宅，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南里之南村。』又云：『南村卽栗里。』此雖揣測之詞，亦頗近理。移居篇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指龐通之殷景仁顏延之等也。詳見下。

六年庚戌。先生三十九歲。

集中紀年詩有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首。

與殷晉安別詩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案：此太尉卽劉裕也。裕以去年九月進太尉。殷爲參軍，當是本年事。詩中言『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謂在南村與殷結鄰也。別殷詩旣推定爲今年作，則移居詩必爲去年作無疑矣。

七年辛亥。先生四十歲。

祭從弟敬遠文云：『歲在辛亥，月維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文中有『相及齟



齟』語，知先生與敬遠年歲相去不遠。有『年甫過立』語，知敬遠卒時僅三十餘。若如宋傳年六十三之說，則先生是時當已四十七，相及髻齟之敬遠，亦當在四十內外，與本文不相應矣。先生殆無同懷兄弟。其從弟名見集中者，一敬遠，一仲德，皆先先生卒。未審爲一爲二。與子儼等疏云：『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似是悼妻及二弟之早亡也。

榮木篇有『四十不足畏』語，可假定爲本年以後所作。

連雨獨飲篇有『僮俛四十年』語，可假定爲本年作。

答龐參軍詩序云：『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游。……』龐名通之，先生移居南村後相與結鄰者也。移居既推定在己酉年，則冬春再交，當爲本年。

又有答龐參軍四言一首，似亦同時作。

八年壬子。先生四十一歲。

飲酒二十首，不知何年作，序云：『……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是其詩非作於一時也。篇中有『行行向不惑』語。又敍棄官後事，言『亭亭復一紀。』

然則是四十前後作也。

九年癸丑。先生四十二歲。

十年甲寅。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釋慧遠合緇素百二十有三人結白蓮社於廬山之東林；劉遺民爲誓願文。實佛教淨土宗之初祖也。邀先生入社，先生謝焉。然固常與遠往還。相傳先生一日謁遠公，甫及寺外，聞鐘聲，不覺擧容，遽命還駕。宋人張商英詩所謂『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也。又傳遠公送客，向不過虎溪，一日與先生及陸修靜語道，不覺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云。此兩公案爲宗門所樂道。雖不必盡信。要之先生與蓮社諸賢相緣契，則事實也。集中有與劉柴桑倡和詩兩首。注家言柴桑卽遺民，未知何據。

十一年乙卯。先生四十四歲。

顏誄云：『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簷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此顏延之自述與先生結鄰歡聚情況也。宋傳云：『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陶考云：『劉柳爲江州



刺史，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考宋書孟懷玉傳：「懷玉義熙十一年卒於江州之任。」晉書安帝紀：「義熙十二年新除尚書令劉柳卒。」南史劉湛傳：「父柳卒於江州。」是柳爲江州實踵懷玉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除尚書令，未去江州而卒。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款，當在此兩年也。」十二年丙辰。先生四十五歲。

集中紀年詩有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潯田舍穫一首。

有示周掾祖謝一首。題目一作「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校書。」案續之爲蓮社中人物。時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昭明傳云：「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蓋卽據本詩題文也。檀韶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二年。（見宋書韶傳）則此詩當作於本年矣。篇中「馬隊非講肆」云云，似不以續之之溷居城市爲然也。是年慧遠卒。

十三年丁巳。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太尉劉裕北伐，滅姚秦。修復關中晉宗廟陵寢。集中有贈羊長史一首。序云：「左軍羊長史銜

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詩云：『……賢聖留遺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城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獲俱。……』蓋自懷愍以後，中原淪於戎羯，已逾百年。先生觀關洛之光復，蓋喜極而泣。其云欲往游因病不果，殆實情也。

四年戊午。先生四十七歲。

宋傳云：『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

昭明傳云：『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迂也。』

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宋晉傳文略同。是先生於州將中，惟王弘頗相周旋。按宋書弘傳：弘以義熙十四年遷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在州七年，宋文帝元嘉二年始遷去。昭明傳所記，當是本年以後事。集中有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亦本年以後作。』

是年劉裕弒晉安帝。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先生四十八歲。

元熙二年卽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宋武帝廢晉恭帝爲零陵王。尋弑之。

集中有述酒一篇。李箋引黃庭堅曰：『此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吳譜引韓子蒼曰：

『余反覆觀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

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湯注云：『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

酒一甕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

『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爲零陵哀詩也。』今案：篇中有『諸梁董

師旅，芟勝喪其身』語，用葉公諸梁白公勝事。有『安樂不爲君』語，用劉禪事。有『峽中納遺薰』

語，用越王子搜事。皆與茲案有關。結句有『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意尤明顯，韓湯吳說是也。

宋永初二年辛酉。先生五十歲。

集中紀年詩有游斜川一首。序云：『辛酉俗本作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欣對



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歎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詩云：『開歲條五十，俗本作日。俗生行歸休。……』案：此詩爲考先生年歲最主要之資料。因序中明言『各疏年紀記時日』而序之發端明記『辛酉正月五日』，詩之發端云『開歲條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齒五十，絲毫無疑議之餘地也。後人所以多不察者，則以俗本「辛酉」皆作「辛丑」，而詩句之「條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於丁卯，卽以宋傳年六十三之說推算，則辛丑亦僅三十七歲，與『開歲五十』語不相容。俗子強作解事，見序有『正月五日』語，因奮臆改「五十」爲「五日」。殊不知『開歲條五日吾生行歸休』，此二語如何能相連成意？慨歎於歲月擲人者，豈以日計耶？况序中明言『各疏年紀』，若作『開歲五日』，所疏年紀何在耶？於是復有據『辛丑五十』之說，謂先生實得年七十六者。（李箋引張續語）然則乙巳辭彭澤令時，先生已五十四，與飲酒篇『是時向立年』句，又衝突矣。幸湯注本及昭文瞿氏所藏宋本爲朱子同時人曾集所寫者，（坊間的影印本）於序文『辛丑』下注『一作酉』三字。吾儕乃知作「酉」者實爲原本，而『開歲五十』一語，更不容改字以爲遷就。以辛酉五十推算他篇他歲，皆無不合。一切疑團，迎刃解矣。



雜詩十二首，不署年月。惟中有『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語，知是五十後作品也。丁譜解此句，謂『裕將篡晉，其勢已成。歎其不幸而親見此事』似甚當。惟丁氏襲舊說，以此詩繫諸義熙十年。謂先生逆料裕之必篡，則過矣。如吾所推定，則五十歲當永初二年，晉祚已移，故自悲『已親此事』也。三年壬戌，先生五十一歲。

擬古九首，不知何年作。但其中如『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如『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如『蘭衰柳亦枯，遂令此言負』如『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皆感慨滄桑之微言。其爲易代後作品無疑。

少帝景平元年癸亥，先生五十二歲。

昭明傳云：『顏延之……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自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王弘）欲邀延之赴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案據宋書延之傳；以本年爲始安太守。時王弘在州五年矣。

文帝元嘉元年甲子，先生五十三歲。

昭明傳：『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案：道濟爲江州刺史在本年，（見宋書道濟傳）昭明以此事敘於先生少年，下文接『後爲鎮軍建威參軍』句，大誤。王譜置之元嘉三年，亦誤。通鑑記道濟爲江州在元嘉三年，鑑誤也。王譜蓋襲之。先生不忤王弘，而獨拒道濟之饋，殆以其爲宋室元勳，心鄙之耶？有會而作乞食等篇，或當作於是時？

二年乙丑。先生五十四歲。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案：「六九年」謂五十四歲也。集中屢用此例。一本作「五十年」，蓋不得其解而妄改耳。此詩敘歷年之艱阻困頓，中有『離憂悽目前』語，蓋自知不久人世矣。

三年丙寅。先生五十五歲。

四年丁卯。先生五十六歲。其年九月。先生卒。



顏誄：『春秋若干。集中附錄誄文皆作春秋六十有三。此從文選本。元嘉四年某月某日，卒於潯陽縣之柴桑里……詢諸友好，諡曰靖節徵士。』

宋傳：『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昭明傳：『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晉傳：『以宋元嘉中卒，年六十三。』

案今本陶集中所附顏誄有『春秋六十有三』一語，顏延之既夙與先生情款，當先生初沒時爲之作誄。其所記錄，自應有最大之權威，後人莫敢置疑，宜也。然據文選本則但云『春秋若干』，並無六十三之說。然則集中所附顏誄云云，殆後人據宋傳改增耳。細繹本文，可得反證。誄詞云：『……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愆斯義……年在中身，疢惟疢疾……』中身」用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語，正五十典故。誄意謂年僅五十餘，以其壽促而怨天道之無憑也。是故攀引顏延之爲先生六十三之證人，顏不任受也。六十三之說，本諸沈約，昭明襲之，唐人撰晉書又襲之，幾成鐵案。然鈎稽全集，其不合既若是。然則沈約何故有此誤耶？以吾度之，殆約所據譜牒，本作年五



十六；而「五」字或刊損或傳鈔訛舛，便成「三」字。約見三十六之太不倫也，輒顛倒臆定爲六十；自此遂以訛踵譌習，非成是矣。此雖臆測，或亦近理耶？與子儼等疏，當屬末命。發端言：『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獨能免？』中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末云：『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全篇皆遺囑口氣也。應判爲本年臨終時所作。中有『吾年過五十』語，最足爲先生壽不滿六十之鐵證。

挽歌：『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

案此三詩一文，皆先生屬纊時自挽自祭者。觀其實敍年月，「無射」九月也。與歌辭相合。知非同尋常文人平

居游戲故作達語者比。文選採此詩，只題曰「陶淵明挽歌」。編集者加一「擬」字，題爲「擬挽歌辭」，失之矣。顏誅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儻幽告終，懷和長畢。』皆敍其臨命從容屬辭自挽之事。東坡評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可謂知言。又案挽歌云：『早終非命促。』可爲先生僅得下壽之證。自祭文云：『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



化，可以無恨。『知命』用論語文，謂年過五十也。

※

※

※

※

※

與子儼等疏：『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顏誄『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病一作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

生致親之議，追一作近一作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

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遠一作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

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

昭明傳『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

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一本無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

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

醉。既醉而退，曾不愔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作無素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先生五子，儼，俟，份，佚，佟，皆不見史傳。

梁書安成康王秀傳：『天監六年，出爲江州都督。聞前刺史所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



## 陶集考證

陶集蓋編自梁昭明太子蕭統。然北齊時已有異本，篇次顛亂。其後傳鈔益多，譌謬不少。最著者如五孝傳及聖賢羣輔錄全屬贋託。占全集三分之一。其他字句間各本異同極多，乃至有全句訛寫者。如讀山海經之『刑天舞干戚』訛作『形天無千歲』甚可笑也。故欲讀陶集，須薈萃諸善本，精勘一過，其中仍須有以意逆志之處。余今病未能。姑述諸家鈔錄及所知各本，摘其異同之點，略加評隲，俾學者自擇云。

梁蕭統陶淵明集序：

『……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

隋書經籍志集部：

『宋徵士陶潛集九卷梁五卷錄一卷』

唐書藝文志集部：

『陶潛集二十卷。又集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集部：

『陶淵明集五卷。』

北齊陽休之序錄：

『……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並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案：四八目即聖賢羣輔錄。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爲三本不同，恐終致亡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一帙十卷……』

宋宋庠私記：

『右集，按隋書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淵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即陽僕射所撰。按休之字子烈，事北齊爲尙書左僕射，以好學文藻知名，與魏收同時。按吳氏西齋錄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即此也。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或不署於集端。



別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爲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若倫貫。又五孝傳已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後無餘事矣。故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博聞者。』

宋晁公武昭德讀書志：

『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文獻通考經籍考全錄本文

僧思悅書陶淵明集後：

『……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寢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採合衆本，以事讐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



…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書。」

據以上諸家敍錄，則宋以前陶集諸本可推見者如下：

(一) 六卷本——即梁五卷本

隋志所謂『梁五卷錄一卷』也。陽休之所見之『一本六卷並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者，當即此本。其目錄原在集外單行，故梁志僅云五卷。陽休之所見本，則已入錄於集，故爲六卷也。

此本之「錄一卷」關係頗大。宋書本傳稱：『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南史同）李善注文選亦引此語。然今本集中詩題標列甲子者僅九首，其八首在義熙前，並未書晉氏年號。宋以後學者，皆據此以斥沈約李善之不經，千年來幾爲定論矣。獨清陶澍據隋志重翻此案，其略云：『……五柳傳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則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約去先生僅十餘年，必親見先生自定之本可知。竊意自定之本，其目皆以編年爲序。而所謂或書年號或僅書甲子乃皆見於目錄中。故約作宋書，特爲發其微趣。（中引隋志及宋庠私記云云）約云：「文章皆題歲月」者，當是據錄之體例爲言。至唐初其錄尙在，故李善



等依以作注。後乃亡之，遂凌亂失序，無從校勘耳。假令先生原集義熙以前亦止書甲子，永初以後或併紀年號，休之無端造爲此說，則當時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對以斥其非。豈有歷齊梁陳隋俱習焉不察，李延壽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爲選注哉。休之謂「昭明編錄有體，次第可尋」竊意昭明自加搜校，必依先生自定之目，一以編年爲序。若如今本，孰能尋其次第……」右所云云，深有理致。若所推定者不謬，則「錄一卷」之亡，真陶集之大不幸矣。

(二) 唐五卷本。

舊唐志所著錄之五卷本，或卽梁本而亡其錄也。

(三) 舊八卷本。

陽休之所謂八卷無序者也。此本殆於五卷外加入五孝傳一卷四八目上下二卷，共爲八卷。故休之據此而言五卷本之「闕少」也。

(四) 昭明太子八卷本。

陽休之云：『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宋庠云：『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

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似昭明將舊五卷釐爲六卷，益以序誄傳爲一卷，附原錄爲一卷，故八卷也。休之謂『編錄有體次第可尋』，當爲最善本，惜今不得見矣。其錄之亡，尤可痛惜也。

(五) 七卷本。

晁公武云：『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蓋八卷本亡錄一卷，故爲七卷也。

(六) 陽休之十卷本。

休之，北齊人。官至尙書左僕射。與魏收齊名。此本蓋因昭明本，補入五孝傳及四八目以爲十卷。具如序錄所述。宋庠言晚得江左舊書其次第最入倫貫。晁公武謂庠所晚得者卽休之本，未知信否。要之宋以來所傳本，大率皆因休之之舊而稍加顛倒也。休之言『并序目等』，而宋庠私記記諸本，有『然亦無錄』語，則隋志所謂『錄一卷』者，殆亡於宋時矣。

(七) 唐二十卷本。

新唐志云爾。諸家從未道及。『二』字殆衍文耶？



\* \* \* \* \*

陶集中有後人竄亂發生問題者爲左列各事：

一、五孝傳及四八目。（即聖賢羣輔錄）

此兩部分爲昭明本所無，其有之者皆沿陽休之本，而休之所沿者殆當時俗間通行之八卷本也。

此兩部分決非淵明作。四庫提要辨之甚明。（見下）

二、四八目篇末之一八儒三墨二條。

此爲偽中出偽。辨詳宋庠私記。

三、歸園田居第六首。（種苗在東皋……）

此首見文選。乃江淹作；題爲『擬陶徵君』。蓋後人誤編入耳。李公煥注引韓子蒼云：『陳述古本

止有五首。』當以陳本爲正。

四、問來使一首。（爾從山中來……）

洪邁容齋隨筆云：『問來使詩諸家本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天目疑非陶居處。』湯漢注云：

『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爲之。』

五、四時詩一首（春水滿四澤……）

湯注云：『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許彥周詩語云：『此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

※

※

※

※

※

前所述昭明本陽休之本及宋庠思悅晁公武……諸人所藏本，今皆不可得見。今存之本，以吾所知者如下：

（一）曾集本。不分卷。

集贛川人，與朱子同時。其本刊於宋紹熙壬子。（三年）集自跋云：『淵明集行於世尙矣。校讎卷第，其詳見於宋宣徽私記，北齊陽休之論載。南康蓋淵明舊游處也……求其集顧無有……集竊不自揆，摹寫詩文，刊爲一編，去其卷第與夫五孝傳以下四八目雜著。所爲犯是不韙，非敢有所去取，直欲嚙齏真淳，吟詠情性……雖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亦所不辭也。』毅然芟削五孝傳及四八目，當以集爲首。不寧惟是，並讀史述九章及扇上畫贊亦芟去。此兩篇諸家向無異辭，惟其文辭



確有不類淵明之處，且諸家本皆不以入四言詩，而附諸孟府君傳之後，亦明有增益嫌疑。集削之蓋有巨眼也。

此本曾見昭文瞿氏書目跋尾。其他藏家似皆未之見。前清光宣間，上海廣智書局曾影印，今傳本絕希。以吾所見精善之本無出其右，不獨年代最古而已。

(二) 湯漢注本。四卷。

漢，字伯紀，諡文清，鄱陽人。宋史有傳。其注成於淳祐元年。分四卷。有詩無文。文僅錄桃花源記及歸去來辭，附於第四卷之末。其歸園田居第六首及問來使指爲贗品，附於最末。

此本何孟春云已佚。清乾隆末吳騫所刻，拜經樓叢書中有之。

(三) 李公煥箋注本。十卷。

卷中標題『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惟無年月，不審何時人。何孟春謂是元人，不知何據。此本以梁昭明序及傳冠卷首。次採集諸家評陶爲總論。中分十卷：前四卷，詩；五卷，記辭傳述；六卷，賦；七卷，五孝傳及畫贊；八卷，疏祭文；九十兩卷，聖賢羣輔錄。末附錄顏延之誄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

悅書後及無名氏記。此本分卷蓋踵陽休之。然將五孝傳插入疏祭文前，恐非休之之舊。近年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所收者卽此本。

(四) 何孟春注本十卷。

孟春字燕泉。書成於明正德戊寅。自記云：『……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花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四八目……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誄傳序錄記跋……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按何氏移置卷次，自謂倫貫。然五孝傳實贗品，以與五柳傳孟府君傳同卷，殊不倫也。

(五) 毛晉汲古閣本十卷。

以昭明序冠卷首。詩四卷，惟無問來使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四八目。

(六) 焦竑本八卷。



詩四卷；惟歸田園居無江淹擬作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附錄顏誄及昭明傳序。無四八目。自敘云：『……友人以宋刻見遺，無聖賢之目。篇正與淵明舊本合。……』陶澍云：『……昭明所編陶集，正集止七卷。并序目誄傳爲八卷，後又以錄別爲一卷，故隋志云九卷，亡其錄故仍爲八卷。……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傳，庶有合於昭明卷數耳。』此本吾未見。右據陶澍集注本所引。

(七) 毛晉綠君亭本三卷。

以詩一百五十八章爲一卷。文十七篇爲一卷。四八目爲一卷。詩之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問來使四時聯句；四八目之八儒三墨皆不載正集，另見雜附中。

此本吾未見，右據陶澍集注本所引。

(八) 毛辰藏紹興十年寫本十卷。

正集與汲古閣本全同。惟無附錄二卷。其字爲蘇體，然有紹興十年跋，知非北宋本也。廣州有重雕本。

(九) 吳瞻泰注本。四卷。有詩無文。

書成於清康熙乙酉。刪去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四時三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并附讀史述九章。

(十) 清四庫全書本。八卷。

提要云：『……宋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及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尙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出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

按：四庫本吾未見，不知各卷分合次第何如。惟提要所引宋庠語謂蕭統本以文列詩前，似失考。庠謂昭明所作序傳及顏延之誄在集前耳。

(十一) 陶澍集注本。十卷。



書成於道光己亥，博證諸家，考證最精。編諸家序錄及誄傳爲卷首。其正集十卷：一至四，詩；五，賦辭；六，記傳述贊；七，疏祭文；八，五孝傳；九，十，聖賢羣輔錄。卷末靖節先生年譜考異。

※

※

※

※

※

啓超案：欲編定完粹之陶集，應商榷之點如下：

一、五孝傳及聖賢羣輔錄，決爲贋品，當刪。

二、歸田園居第六首，問來使，四時，皆誤編，當刪。

三、讀史述九章及扇上畫贊，疑僞，當入附錄。

四、今本分卷及各卷中之篇次，大率皆陽休之因昭明太子本而有所增益也。至於梁五卷本休

之所指爲「編次顛亂」者，其內容如何，殆非吾曹今日所能懸斷。試臆測之，或是詩文不分本耶？昭

明區分文體，本無通識，觀文選可見。今本別文於詩，詩又別四言於五言，本皆無甚意義。五柳先生傳

言「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未嘗別詩於文也。今本詩四卷中，第三第四兩卷，頗有編年痕跡可

尋，次第當最近真。其第一卷則徒以四言故別著之。第二卷首列形影神，殆以其爲談理之作，故以冠

首，以下則年代最混雜之作品也。文則以題目末字分體，其所分略同文選，最爲無理。意此皆昭明顛倒舊本取便耳。吾既重撰陶公年譜，專就本集籀釋作品年月，略推定者過半。輒爲極大膽之舉，擬一「陶集私定本」，非敢云復五卷本之舊，聊資同嗜者一哈云爾。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第三版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國學  
小叢書  
陶淵

淵明一冊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97364)

著者

梁啟超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國家圖書館



001707629



